

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



忠棟文集》編輯委員會・編
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・策劃

D675.80
20/02

港台书

《張忠棟文集》四

《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》

《張忠棟文集》編輯委員會・編
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・策劃



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張忠棟文集四—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 / 《張忠棟文集》編輯委員會・編-- 初版. -- 臺北縣板橋市：稻鄉, 2009.07

面：公分 -- (張忠棟文集)

ISBN：978-986-6913-52-5 (平裝)

1. 文集

078

98009506

《張忠棟文集》四 《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》

策 劃：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

編 者：《張忠棟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
出 版：稻鄉出版社

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4149號

印 刷：綻億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新台幣 310 元

初 版：2009 年 6 月

I S B N : 978-986-6913-52-5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《張忠棟文集》總序

就在人類即將共同步入新世紀的前夕，當代台灣自由主義的鬥士：張忠棟教授，身抗多年病魔的侵犯，精竭力乏，竟不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齋志而歿，未可與我們共同瞻望新世紀的曙光，惟僅長留精神典範於人間。

身為一代自由主義者，張忠棟的一生，是現代中國／台灣自由主義者艱難歷程的辯證繼承。張忠棟透過自身的學術研究，對於胡適、雷震、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先行者的關懷所在與努力所求，有著精深的描摹和刻畫。尤有進者，他戮力以赴的辛勤探索，不是學院派知識分子埋首書齋或象牙塔裡善為易使的智力遊戲，而是和人的生命、價值與尊嚴相契深結的精神召喚。張忠棟不是與世無涉、毫無人類具體關懷的學究；他的學術研究，寄寓著深層的終極關懷之意義，不僅為現代中國／台灣自由主義的歷史命運，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，也是他個人寄託所嚮與奮鬥所祈的歷史根源。他從前一世代的自由主義者身上，建構了自我認同的依據；更在他們常常就此止步的行動實

踐層次上，以具體的關懷與行動，和台灣本土相連共持，超越前輩，展現現代台灣自由主義歷史命運的光明遠景。

張忠棟的生命史，和廿世紀下半葉長處於風雨飄搖之間的台灣，緊密相連。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際局勢的變易撼動下，台灣被迫進入了前此未有的關鍵時刻。他本乎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論責任，開展了筆耕事業，為促成台灣人民共持攜手，渡過難關，提供了許多觀念性的見解。在同一時段，台灣也正面臨必須邁向民主、挑戰威權體制的多事之秋。然而，主張解除戒嚴、開放黨禁等民主化之路的必要裝備和程序，並不能見容於統治當局，壓制、迫害的陰影，如影隨形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張忠棟由於深切關懷本土的美好前景，毅然挺身而出，慷慨陳詞，為台灣的轉型之路，做出了歷史見證。

隨著台灣艱辛地轉型易態，在形式上逐漸步入現代多元社會的軌跡，知識分子更應扮演推動她在精神倫理層域裡徹底實質轉型的工程師。張忠棟在言論、觀念層次裡，鼓動風潮，帶動新局，眾所廣知同欽；他並身體力行，積極參與各種力促台灣走向美好未來的社會、政治團體，以群體的組合力量，向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時代轉型前趨直行。張忠棟先後在澄社、台灣大學教授聯誼會、台灣教授協會、台灣歷史學會、「『外省人』台灣獨立協進會」（現已易名為「『外省人』台灣獨立促進會」）、民主進步黨等團體，留下的深刻印記，永銘人心，無愧青史。

在另一個千禧年已經開始的時分，那些做為「人」的永恒

問題，那些做為台灣人的現實挑戰，仍無或已時。整體人類的前景何在？台灣在新世紀裡的位置如何？不斷累疊的塵埃積澱，可能遮掩我們探根究底，找尋出路與定位的慧眼。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角色，顯然是多重的。他必須衝決網羅，立足民族與鄉土，既為整體人類生存意義的問題，也為台灣因應世局的衝擊，在觀念啟蒙和行動實踐的領域，交互層疊，做出恰如其分的抉擇與貢獻。斯人已遠，張忠棟身體力行，不輟無悔，奮勇刻鏤的生命／歷史軌跡，正是後繼者可以取掘法式的重要思想／精神資源之一。

為了讓張忠棟教授用生命為代價所提出的思考，可以伴隨著人類永遠直路而行，謹以恭思追懷之心，推出《張忠棟文集》。這套《張忠棟文集》擬匯總張忠棟生前發表過的一切文字，以類相從，分冊輯編，希望能完整保存張忠棟思想足跡的紀錄，也希望為人們探究張忠棟生命軌跡的歷史意義，提供充分的素材。張忠棟生命道路的光與熱，必將永遠照耀與溫暖著我們。

這套《張忠棟文集》的編輯工程，得以竣事，首先必須感謝張忠棟的家屬：夫人林真真女士、公子張益嘉先生，賢弟張忠本先生的同意與支持。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為編輯工作的開展，提供無數助力，自應感謝該基金會的第一、二屆諸董事：李永熾、林正弘、陳宏正、李明仁、劉季倫、袁韻璧、薛化元、顏伯川與潘光哲等女士先生的慷慨允諾。提調督導編印這套

《張忠棟文集》的全程工作，尤賴於薛化元與潘光哲先生之獻力；全書得以順利印行面世，亦需感謝稻鄉出版社的協助。允晨出版公司、聯經出版公司與自立報系出版部慨允出讓張忠棟著作的出版權，更需謹此敬致謝忱。希望這套《張忠棟文集》的問世，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與思索張忠棟的觀念遺產。

《張忠棟文集》編輯委員會 敬上

2005年6月11日

序——

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

陳師孟

我保存著一封忠棟兄的親筆信，這是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、也是最後一封，其實就是唯一的一封，一直捨不得丟。今天翻出來展讀：

報告：本黨大勝，主席膨風，說明年縣市長選舉要拿下一半席位，看來三年以後本黨非執政不可。說正經話，台灣的轉變今後會加快進行，是福是禍，難以預料。我們在台灣既不能置身事外，便非盡力不可。

在這次選舉中，我也出去講了若干場。國民黨的金牛慘敗、地方角頭慘敗，足見台灣選民的進步；但是新國民黨連線之類的人物紛紛當選，又似乎是選民的不夠

成熟。有人認為這表示，國民黨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，外省人強烈排斥他們的本省候選人，反對本土化，而本省人並不那樣排斥外省同志，這種看法似不無道理。無論如何，國民黨的權力鬥爭確有強烈的省籍情結；反觀本黨，則在大呼族群融合。省籍族群問題處理的成敗，也許正是兩黨未來命運的關鍵所在。

忠棟 上 1993.1.3

那時我才卸下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不久，在美國東岸做訪問學人，這封報捷的信，一開始讀得出忠棟兄的俏皮與開心、接下來就讀出他對台灣未來的關心；開心與關心都很自然，但在十多年後讀來最令人驚異的，是他對台灣未來命運之關鍵所在，有如此精準的預判；正由於國民黨這些年成功地處理了黨內的省籍鬥爭，即使不便直言外省精英在本質上的優越性或法統上的正當性，也一再凸顯外省權貴在兩岸政經接軌時的樞紐性，而民進黨卻始終停留在「大呼融合」的階段，被「福佬沙文主義」的黑鍋弄得畏首畏尾，將族群議題的陰暗角落視為禁忌，遂有今日之積弱不振。

忠棟兄在此之前的1991年，邀我同日加入民進黨，除了有意要破除民進黨省籍歧視的污名，也是因為對中國國民黨長期失望所致。收集在這套文集中的百餘篇文字，記錄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。這些文字最早起自1972年台美關係出現遽變時，忠棟兄見識到「許多朋友一下換了嘴臉，叫人看了真不舒

服」，不用說，這些朋友當然多半是些平日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高級知識份子，在蔣家獨裁下忠黨愛國、唯諾奉承，一旦專制政權面臨國際現實的挑戰，立即做出「識時務」的自我調整，對共產中國開始透露曖昧情愫。其實反共也好、親中也罷，不過是從一個威權挪到另一個威權的押寶，也都是對個人自由的糟蹋與對民主價值的背叛。身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、也是一個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者，忠棟兄不齒於這種機會主義的歪風固不待言，但令他「孰不可忍」的，應是這些人對自由主義名號的亵瀆與對知識份子身份的冒用，在他看來，中國「五四運動」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，最大特色乃是與政治權威的對立，不管權威在那一個極端。可以想見，當這種「叫人真不舒服」的人與事逐漸累積到了臨界點，他的如椽之筆就再也無法停頓，從此在教學研究之餘，開始了長達十數年的政治評論生涯。如他所景仰的自由主義者胡適、傅斯年、殷海光、夏道平等諸先生，無一不是兩棲於學術與政治的交集領域，忠棟兄起而效尤，悠遊學海、縱橫政論，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思想遺產與學者典範。

當然，教育界與知識界的諸多沈疴痼疾，還只是衍生的、表相的，台灣知識份子墮落的源頭，毫無疑問要追溯到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，在戒嚴體制下的校園中，獨立思考、挑戰威權是最危險的個性，是國民黨欲除之而後快的。忠棟兄顯然沒有絲毫畏縮，1980年代起反而把批判對象日益集中到國民黨政

權頭上。不但下筆激烈的程度升高，而且由「坐而言」進而「起而行」，公然支持「黨外人士」不說，又罔顧當時對設置教師團體的禁令，發起籌組「台大教授聯誼會」，引起國民黨極度不安而全力打壓。就是在這次事件中，我躬逢其盛而找到一位亦師亦友的老大哥，他把國民黨的威迫利誘一概當成玩笑，我自然也抗拒得了家族長輩與系上老師的告誡。最後眼看著我們勢將突破禁令，國民黨知青黨部不得不對台大的黨棍教授下達動員令，用「人海戰術」集體申請入會，演出丟人現眼的顛覆戲碼，也種下我們日後連袂退出國民黨的遠因。

此後忠棟兄陸續參加「澄社」、「台灣教授協會」、「『外省人』台灣獨立促進會」之類的「非法組織」或「叛亂團體」，我亦步亦趨，不敢脫隊；至於任務型的「100行動聯盟」則是由我發動，他抱病參與靜坐，嚥到被鎮暴警察驅散的滋味。其實我們在這些團體中往往沒有經常性的工作接觸或搭檔關係，但兩人同時參與，彷彿對彼此都是一種無形的鼓舞，一種做對了事的保証。特別是我，由對政治的「不知不覺」到「後知後覺」，忠棟兄的一路相伴，讓我每跨出新的一步，得以免去猶疑摸索的困擾。加入民進黨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忠棟兄能灑脫地放下學界地位與社會清譽，我又何顧忌？

忠棟兄在世紀之交的半年前，走完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，沒有親眼見到國民黨狼狽交出政權，當然更沒有經歷到八年後國民黨囂張的復辟，但他早先信中有謂「台灣的轉變會加

速進行，是福是禍、難以預料」，或許他在臨去前心中存著一種心平氣和，不因為還沒有見到心血開花結果而失望、也不因為花謝果落而悵然；杭廷頓的「第三波」早有警告，新興民主國家的宿命是動盪不安的，往往民主化的浪潮捲起時，反撲的逆浪也已孕育。不論如何，台灣的民主路途還在往下走，沒有人能確定未來的結局如何，沒有人能看盡世事。所以不必太計較瞑目的剎那是如何景象，該計較的是短暫人生旅途中，是否依良知而行，其他都交給未來的歷史。我想到忠棟兄說他喜愛的那則小故事：

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（清·周櫟園·《書影》）。

這是一則刻意不給結局的故事，卻給了我們無限的想像空間：這隻鸚鵡到底在想什麼呢？水滴灑落在大火上，會有什麼作用嗎？如果不會，最後為什麼不明說呢？又何必講這麼一個果然如此的故事呢？如果火真被澆熄了，該不會只是歸之於一個無可解釋的奇跡吧？會不會是因為山中其他的飛禽走獸被鸚鵡感動，於是大家都同心協力的結果？至少我最喜歡做這樣的想像。忠棟兄或許不認為憑自己有限的個人能改變些什麼，但當他奮力向前時，我毋寧相信，他看到的是追隨著他腳步的一群接棒者，那其中有我。

《張忠棟文集》編輯凡例

- 一、《張忠棟文集》以匯總張忠棟生前發表過的一切著作為目標。凡其著述生前已集結為專書者，皆據原書樣態，分冊精校重版；未集結之文字，以類相從，另行輯編，分冊出版。
- 二、《張忠棟文集》收錄之文獻，均於文末註明資料來源與初刊時間；以筆名發表者，另行標註。原文有作者自行題記撰述時間、地點者，悉據原來格式。本書收錄之文獻，均據原刊形態；個別文字與標點符號等，如有原來排印訛誤者，逕予改正；有重大訛誤者，由編者添加校註說明。
- 三、《張忠棟文集》收錄之文獻，原文註解，均採隨頁註格式。未說明者，均為作者原註。編者所加註解，另行註明為「編註」。
- 四、《張忠棟文集》收錄之學術性質著作，均由編者另編索引，附於該冊書末，以便檢索。
- 五、《張忠棟文集》採取橫排格式。如原文為直排者，行文裡可能出現的「左列」、「右列」等字樣，悉據原文格式。

- 六、張忠棟生前刊佈之論述，浩瀚繁多，編者則就掌握所及，另行編纂〈張忠棟著述目錄〉，依時排序，並與其他相關研究參考資料，匯為一帙，列為《張忠棟文集》附卷，以便參考利用。
- 七、纂輯《張忠棟文集》的目標之一，在為提供學界研究之便利。然而，張忠棟已發表之著述，繁多難數，查覈匪易；文獻之分類、排序，亦容或見仁見智。且時日匆促，清校編印，實難免錯訛誤失。敬祈 學界方家多予指正。

自序

自從上本文集出版之後，到現在已有大約六年的時間。在這段時間裏，國家的內外環境愈來愈艱難，我寫了一些文章批評政治，也寫了一些文章說明知識份子的使命和處境。現在把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，編為一本新的文集，定名為「政治批評和知識份子」。

重新翻讀這本新文集裏的文章，發現有些似乎已經激烈到對抗政治權威的程序，難怪忠黨愛國的朋友說我「比黨外更黨外，比臺獨還偏激」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殷海光時，曾經提出這樣的疑問：「是殷海光變了，還是客觀的環境變了」？現在想想自己，禁不住也有這樣的疑問：「是自己變了，還是客觀的環境變了」？個人是很渺小的，是微不足道的，變得溫和一點或者激烈一點，應該沒有那麼大的關係。我所關切的還是客觀的環境，它變也吧，不變也吧，我總希望它清平興盛，燦爛光明。

這本文集共分四部份。第一部份是「政治的批評與期待」，收文章二十九篇，其中幾篇討論「圍剿」陶百川案和〈刑訴法〉

修正案，曾經引起強烈的反應。最後兩篇〈何謂『醜化政府』？誰在『醜化政府』？〉以及〈政治紀律！政治紀律！〉寫在江南案和十信案之後，更是造成熱烈的迴響。讀者的支持和鼓勵，我將永記不忘。

第二部份「論學校教育和知識份子」，收文章十四篇，其中最後三篇寫於兩年以前，是和美國學者墨子刻(Thomas A. Metzger)論戰的文章。那次論戰的主題就是中國知識份子批評政治的風格，簡單地說，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對政治的要求太過強烈，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在這方面的表現實在軟弱無力。參加那次在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論戰的朋友，還有康勤和廖仁義，我本來想把他們和墨子刻的文章都放在集子裏，以求完整呈現論戰的詳細過程和內容，但是考慮到文集的篇幅和他人文章的版權，最後還是決定割愛。

第三部份只有一篇〈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〉，原是刊載於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十四冊的學術論文，全長三萬字。胡適是現代中國教育文化界的領導人物，歷來有關他的研究很多。這兩年我利用新出的資料，主要是他的書信、電報和年譜，把他當作一個政治人物，從他的外交見解和駐美大使的成敗，一直到他的政治思想和言論，也分別作了一些研究。這裏雖然只收一篇，已足說明胡適作為知識份子批評政治的典型。原文註釋九十三條全部刪除，以減輕一般讀者閱讀的負荷，有興趣的讀者，則請查閱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。

第四部份附錄幼弟忠樸追思雙親的兩篇短文。父親母親先後離開我們而去，這本文集的出版，也有紀念的意義。

早幾年寫文章，多半發表於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，這兩、三年的文章，絕大部份都是為《自立晚報》所寫，因此我要特別感謝吳豐山和顏文門兩位好友提供園地，我也樂意把這本文集請《自立晚報》排印出版。

胡適曾經引用清人周櫟園所著《書影》中的一則小故事。那則小故事說：「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」。我讀了以後頗為感動，原來想以「飛灑集」作為這本文集的名字。《自立晚報》負責出版的魏淑貞小姐認為這個書名有欠通俗，恐怕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，我仔細想想，也覺得大火還沒有燒起來，真的大火燒起來了，鸚鵡飛灑一點小水滴也無濟於事。好吧，還是繼續扮演知識份子的角色，善盡政治批評的責任，努力多做防患未然的事情。

七十四年五月四日 張忠棟 序於臺北市